

铭记历史 缅怀先烈·薪火映黔山

田汉：让戏剧演出成为『流动的抗战火炬』

■ 姚曼

1944年,日军侵袭广西,在广西桂林的大部分文化界人士撤往贵阳。著名剧作家、《义勇军进行曲》词作者田汉就是其中之一,他带领“四维儿童剧团”出桂林,经独山,过都匀,到贵阳。

据省文史馆特聘研究员舒奇峰介绍,田汉在贵州,不光是排演话剧剧,还在贵阳、遵义等地举办话剧讲座活动,普及话剧知识。1945年夏秋之交离开贵阳去往云南。

田汉是现代戏剧运动的组织者和领导者,通过戏剧宣传大力支持抗战。他在桂林组建“新中国剧社”,写剧本扶持剧团演新戏演好戏、发起抗战中最壮观最隆重的戏剧盛会——西南第一届戏剧展等。戏剧展期间,田汉写就的一首七律诗,概括了他的一腔豪情,其中最著名的一句是:“壮绝神州戏剧兵,浩歌声里请长缨。”

来到贵阳后,田汉组织了戏剧家吴祖光新作《少年游》的首次公演,连演10多天,天天满座,后因一些演员离开贵阳才停止演出。这次演出,有力推动了饱含新思想的新话剧在贵州的传播和接受。后来演出班子并入了贵阳“民众剧团”,改建为半职业性质的话剧团,成为贵州新戏剧的一支骨干力量,一直活跃到1949年,新中国成立后在此基础上组建了贵州省话剧团。

在那个战乱年代,田汉旅居贵阳的生活是艰苦的。中国戏剧文学学会终身荣誉会长、戏剧理论家杜高在《田汉:人格的独特魅力》一文中回忆道:“田汉到贵阳后,不分昼夜奔走呼号,为流亡剧人办了一个文化人招待所,亲自把一个个活着走到贵阳的疲惫不堪的剧人安置住下,还帮我们这些孩子向救济处领来了粥票。但我几次到他的住处,却见他和他夫人安娥正愁着没有米煮饭。这就是田先生的为人!”

生活的窘迫,并不影响田汉播撒抗日戏剧的火种,把戏剧演出变成“流动的抗战火炬”。

田汉先后在贵阳、都匀排演他改编的新戏《南明双忠记》《江汉渔歌》《新雁门关》《新儿女英雄传》等。在他的影响下,贵阳川剧“天曲社”蔡天鹏等人排演了新编时事川戏《乞儿救国》,贵阳京剧社将话剧《奢香》改编成同名京剧公演,京剧“厉家班”在贵阳演出了具有抗日救亡思想的《戚继光歼倭记》《木兰从军》《班超》《吴越春秋》等新编历史京剧。

《南明双忠记》和《江汉渔歌》还在贵阳组织了一次抗日慰问将士募捐演出,连演10场。在宣传抗日的同时,田汉还组织四维儿童剧团参加了“十万双布鞋劳军义演”等活动,以实际行动支援了抗日救国运动。

1944年底,来黔文化名人在遵义举办过一次文学讲座交流会。田汉、熊佛西等担任主讲,这场高水平的讲座交流受到了热烈欢迎。舒奇峰谈道,在战乱中来到贵州的田汉,用戏剧的方式激发了广大民众奋起抗战的信心和力量,留下了不屈的抗争身影。



多彩贵州文化新风采

盐道遗韵

隆兴三场镇的百年沉浮之龙兴场篇

■ 王颖

在赤水河畔,悠悠古道蜿蜒于群山之间。这里,曾是川盐入黔的咽喉要道,往昔,背盐工们佝偻着身躯负重前行的身影、马帮清脆的铜铃声,以及商贩们此起彼伏的吆喝声,共同交织成了一段悠长而悲壮乐曲。在习水县隆兴镇,曾经有三个至关重要的商贸集市——鼎新场(俗称“倒马坎”)、悦来场(即淋滩场)和龙兴场(后改隆兴场)。

如今,这些曾经繁华热闹的集市已逐渐归于沉寂。但古盐道青石板路上那深深浅浅的足迹,以及背杆留下的小孔痕,依旧清晰可辨。残存的老街虽历经岁月的侵蚀,却仿佛在低声诉说着往昔的辉煌与荣光。让我们沿着历史的脉络,一同探寻这三个场镇在百年时光里的跌宕变迁。本期聚焦龙兴场,敬请关注。

—

1918年,四川太平渡一位姓夏的先生来到龙潭坝(俗称龙滩坝)考察。他发现此地坝中央有两口直径约三米、冬暖夏凉的大水井,水源丰富,而且地势平坦开阔,良田千亩,是一块不可多得的宝地。于是,他向地方建议在此地兴办一个市场。次年,经张南薰、张万顺、袁桃兴、倪登丰、张满堂、倪耿光等人联合乡绅筹划,由张南薰执笔,以鼎新场“虚设”为由,向政府请求在龙潭坝建新场。同年10月,时任赤水县县长彭汝桀出具布告同意建立龙兴场,布告中详细记载了选址理由:“龙潭坝为川南到习贸易之通衢,又为各地米粮出口之总路,便商便民,莫此为最。”并送沙灯一对表示祝贺。

得到政府批准后,龙潭坝建起了场集,并规定逢五、十赶场。开场当日,现场鞭炮齐鸣、锣鼓震天,热闹非凡。张南薰等人还特意请来川剧班子唱响《柳荫记》,吸引了周边乡民涌入。场坝上卖艺的、杂耍的应有尽有,一时间人声鼎沸,充满了生机与活力。

张南薰等首人还拟定了《场市条规》,明确规定了交易规则、度量衡标准及纠纷调解机制,确保集市能够规范有序地运行。

二

1951年2月16日,中国共产党赤水县



如今的隆兴场老街

第八区委员会成立,区署驻地设在龙兴场,朱广文任第一届书记(兼政委),赵君式任第一届区长。为了祈愿市场兴旺发达,将“龙兴场”更名为“隆兴场”。此后,隆兴场不负众望,迅速发展壮大,成为黔北重要的商贸集镇。据《赤水县志》记载:“龙兴场年输出稻米五万余担,生猪两万

余头,桐油、山货不计其数。”鼎盛时期,隆兴场上有米行五家、猪市一处,布庄、药铺、剃头铺、铁匠铺等各类商铺鳞次栉比,市场还保留着“以物易物”的古风,如“三斤苞谷换一斤白酒”的规则一直延续到20世纪八九十年代,展现了当地独特的商业文化。

后序

鼎新场因盐道而兴,因道路改道而衰;悦来场因时任赤水第七区区长刘春和修路成为水陆交通枢纽,又因公路开通被遗弃;龙兴场凭借龙潭坝的平坦地势与水源优势崛起,最终受限于交通而滞后。鼎新场、悦来场、龙兴场的兴衰,是黔北地区经济、交通与社会发展的生动缩影。

在这场变迁中,倪国俊、刘春和父子、张南薰、袁涛兴等乡绅,他们修路架桥、发展实业、规范市场。刘春和为新开悦来场(淋滩场),不畏艰险开辟盐运及商道新路径,发展工业、兴办教育,尽显开拓精神,有力推动了地方经济的

繁荣。其子刘纯武继承父业,护商助农、救助红军伤员,为淋滩场商业发展与辖区秩序维护贡献巨大,父子俩共同助力场镇因盐运文化而兴起和发展。龙兴场的商贸繁荣,也承载着几代人的记忆。

背盐工的草鞋、背篋,丝绸厂的织机、米行的木斗,这些器物投影出无数普通人的生存境况。鼎新场倪氏与袁氏的纠纷加速集市衰落,龙兴场的经商公平经营赢得口碑,个体选择与时代洪流相互交织,构成了场镇史的微观叙事。

近年来,当地政府大力推进旅游开发,沿赤水河新修了旅游公路和自行车赛道,从土城经淋滩到二郎滩仅需半小

时车程。2015年遵赤高速公路过境隆兴场后,政府又对原有公路进行改道,缩短了习水县城到隆兴场的路程,极大方便了群众的生活和出行。如今,这些古老场镇在新时代的浪潮中,正以全新的姿态,迎接未来的发展与挑战,续写属于自己的传奇。

资料来源:

- 《增修仁怀厅志》;
- 《赤水县志》;
- 《习水县志》;
- 笔者父亲1989年采访隆兴镇沙园96岁老人张少安口述资料整理;
- 根据刘富林(刘纯武之子)、张仁江(张南薰之孙)提供部分资料整理。



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

富强 民主 文明 和谐
自由 平等 公正 法治
爱国 敬业 诚信 友善

深耕厚植家园情怀 共建共治文明遵义

